

纪实

“兴国弯”与“兴国红”

□ 郑少忠

从空中鸟瞰江西：呼啸南下的京九铁路线、昌赣铁路线，在穿越赣南的崇山峻岭时，都有一个近乎90度的“拐角弯”：拐角弯的位置就是大名鼎鼎的兴国县。

这个硕大的“拐角弯”，江西老表喜滋滋地称之为“兴国弯”，她恰似时空老人在向为中国革命作出重要贡献、重大牺牲的“将军县”——兴国县庄严敬礼。兴国县配得上这份荣光。

让我们跟随时空老人，回到那烽火连天的岁月吧。

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用他那独具魅力的湖南话，满怀激情地称赞说，“兴国的同志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并号召“要造成几十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会后，毛泽东欣然亲笔题写了“模范兴国”四个大字，赠送给兴国的代表。“模范兴国”从此闻名遐迩，传颂至今。

兴国是一块充满绚丽光彩的红土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块红土地上进行过许多革命实践。毛泽东先后写下了《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等光辉篇章。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兴国县土地法》，为中央苏区土地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为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奠定了重要基础。

兴国人民具有大无畏的奉献和牺牲精神。资料记载，革命战争年代为革命牺牲的兴国籍烈士5万多人，其中姓名可考的烈士就达23179名，占江西全省烈士的1/10，占全国烈士总数的1/60，烈士之多在全国县级行政区划中名列第一。在中央苏区短短5年多时间里，当时仅23万人口的兴国县，参军参战的就达9.3万余人，编入主力红军的就有5.5万人，而长眠在长征路上的兴国籍烈士12038人，几乎每公里长征路就倒下了一名兴国籍烈士，真是“万里长征路，里里兴国土”。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兴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作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中心区域，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江西省军区等一批重要的党政机关都驻设在这里。第一个中央红军兵工厂、第一个中央苏区造币厂、第

一所红军总医院、第一所工农红军军医学院都诞生在这里。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孕育了56位共和国开国将军，其中有开国上将2位、开国中将6位、开国少将48位。那曲风靡中华大地的《长征组歌》，就是由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娃娃司令”、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政治部主任的兴国籍将军——萧华上将因病榻上所写！

模范兴国，永远荣光。

“哎呀哟！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优美高亢的旋律，一下子把作者的思绪带到那段峥嵘岁月。

“这首山歌从长冈乡起源并传唱于整个中央苏区，真切地表达了老百姓对苏区干部的崇敬和爱戴。”兴国县委宣传部负责同志介绍说。

作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重要发源地，兴国创造了许多“第一等的工作”。1933年11月，毛泽东来到“模范县”的“模范乡”——长冈乡，开展调查研究。在长冈乡，毛泽东和调查团的同志们脚穿草鞋，分头访问群众，帮助群众挖红薯、刨花生、种油菜。

贫农马荣海老人的房子不慎失火烧了一间半，乡苏维埃主席谢昌宝立即发动互济会救济他，并帮他重盖了新房。看到新盖的房子，毛泽东连声称赞乡干部做得对，苏维埃干部应当十分关心群众生活。

1934年3月，正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时期，苏区政府财政极度紧张。为减轻苏区政府负担，苏区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倡议家里分了田的政府工作人员自备一个月伙食；家里没有分田的工作人员，如果家里有粮的也可以自备伙食。倡议发布后，临时中央政府土地部代理部长胡海带头报名响应。他写信回家，请家里人送一个月伙食来。在他的带头下，中央机关很多同志纷纷报名，自带伙食来机关上班。

在中央机关带动下，苏区各省、县、乡机关工作人员，积极响应号召，自带伙食来办公。在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带头从兴国县家中背米，不要公家发伙食费。他在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机关干部大会上郑重宣布，自己自带伙食“一直到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为止”。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也自带干粮办公。他让夫人蔡畅缝了个马褡褙的米袋子，一头装着纸笔文件，一头装个草编的

“饭笊子”和一包米。到兴国县去调查时，区乡干部要安排他吃饭，他就掏出“饭笊子”，装上一些米，让老表煮饭时捎带着煮熟。在兴国县工作期间，他一直同兴国县基层干部一样，自带干粮到基层调查研究，现场办公。在他们的带动下，江西省、县、乡等苏区政府的许多机关工作人员开始自己带伙食来上班。1933年7月，兴国县还在全苏区率先发出倡议，凡是在苏区的干部自带伙食办公。这则倡议获得了公略、万泰、赣县、瑞金等县的积极响应，使自带伙食运动迅速扩展到整个中央苏区。

苏区时期，兴国县还涌现了腰缠万贯的讨米人刘启耀、苏区模范县委书记谢名仁等大批苏区好干部。老百姓一次次目睹干部的模范行动，情不自禁地唱出了一首赞扬苏维埃干部的山歌。

后来，这首山歌被整理改编成了《苏区干部好作风》，在苏区广为传唱。苏区精神，永放光芒。

三

一片浸润红色记忆的热土，一座奋斗追梦的城市——兴国，沐浴着新时代的春风，行进在春天的脚步里。

“1996年京九铁路开通时，我还是一个小丫头。当时妈妈背着我步行了很长的路去看火车，并且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京九铁路专门为我们兴国拐了一个大弯。”回忆起26年前的情景，赣南医学院卢婷仍难掩激动。

2019年，昌赣高铁再次为兴国绕了一个大弯。2019年12月26日昌赣铁路开通当天，卢婷也像母亲一样，带着自己的孩子去见证了这一特殊的时刻。

2021年12月10日，赣深铁路开通，卢婷又一次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她激动地说，党和国家始终牵挂着我们革命老区，我们唯有像老一辈先烈一样，听党话，感党恩，以“第一等”的工作，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岁月悠悠，战争烽火留下的红色印记在兴国大地被当作传家宝保护起来。大山深处的革命遗址，农家院落的红色标语，纪念馆里的珍贵文物，无声诉说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深沉热爱与无限忠诚。俯拾皆是红色故事、无处不在的红色基因，如同空气和水，滋养着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

当年，为掩护战友转移，兴国籍烈士江善忠只身将敌人引上悬崖，在衣襟上写下血书“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产党万万岁”，纵身跳崖牺牲。如今，江

善中的孙子江国荣深深地领悟到，爷爷的英勇献身，是为了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爷爷血写的誓言，是为了我们今天幸福生活。作为烈士后代，更应该牢记历史，不忘初心。这些年，江国荣奔波于田头地角，跑运输、搞养殖，盖起了小洋楼，还买了小汽车；其子江兴楠干起快递员，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江善忠对后代“靠勤劳双手创造新生活”的叮嘱，早已融入江家后人的血脉。在他们心里，铭党恩、跟党走信念从未动摇。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当年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理想信念，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成为兴国干部群众的一种精神传承、一种使命自觉。

——修明岳，52岁，高兴镇人，红军后代。2002年退伍，辞职携妻返乡以茶兴业、以茶富民，带动贫困户70多户270多人，提供就业岗位近千名，人均年收入可增加4800元左右。

——吕伟红，48岁，崇贤乡人，红军后代。2011年流转1200亩土地，创办春福生态茶场，带动当地及周边农户720户，人均收入过万元，安置26名残疾人就业。茶场每年出资分红6万元左右，用于村公益事业，9年多除公益捐款(物)30多万元外，还向身边困难群众赠送款(物)50多万元。

——肖博，37岁，红军后代。他从小在北京长大，父亲肖慧慈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退休教师，一直心系家乡。2013年，肖博毅然回到老家兴国县隆坪乡兰溪村创业。8年多投资近3000万元，种植油茶近6000亩，吸纳当地农户153户(其中贫困户62户)务工，户均年增收近2万元。此外，还通过林地收入、基地务工、技术指导等多样化形式带动农户发展，每年给村集体带来超过20万元收益。

因为红色，兴国的过去如此灿烂；因为红色，兴国的今天更加璀璨。红色基因已深深植入兴国大地肌理，苏区干部好作风历经岁月洗礼，愈加深入人心。

从革命战争年代，为了理想而赴汤蹈火的江善忠们，到和平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在岗位上无私奉献的肖博、修明岳、吕伟红们，他们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热血忠诚，如奔腾的火种，汇聚成勠力前行的磅礴力量；似耸立的丰碑，挺起了红土地上的精神脊梁。

红色兴国，代代相传；初心不改，风

赣地风采

在铜鼓

□ 李书哲

从背倚赣南的遂川出发，抵达位于赣西北的铜鼓，需要一整天的时间。两头都是没有铁路的小城，需要转好几趟车，如果不是一个于我而言有特殊意义的文学活动安排在此地，我大抵是不会来铜鼓的，毕竟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已经快到需要精密计算时间成本来判断得失。然而到达铜鼓的傍晚，汤里温泉抚慰了我持久紧绷而又衰弱的神经。远山如黛，氤氲着雾气的池水中，天光和云影具有了抽象的美感，停靠在石拱桥旁的乌篷船静默无言，似是等待着船客登船，再下船，周而复始，照片里便定格了相同的背景和形形色色、高矮胖瘦、神态各异的人。

翌日，车往县城东郊驶去，一块色如铜、形似鼓、击之有声的巨石出现在了车窗外。听本地人说，铜鼓县就是因其得名。铜鼓石相传是道教净明派祖师许旌阳斩蛟龙、放出金鸡的地方。故事的真假早已扑朔迷离，但这块巨石始终屹立在修河源头的定江河畔，伴随着乡村、荒野和不舍昼夜的江水，收藏时光里混沌的辙印。

“万物相生”，石头与流水常常联系在一起。它们是地壳深处岩浆的合奏，经过千年万年的运移、聚集和变化，逐渐形成了或坚硬或柔软的质地。“东临碣石，以观沧海。”“飞瀑瀑流争喧喧，悬崖转石万壑雷。”“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面对石头和流水这种自然环境赋予的灵感，诗人心中总是轻而易举地涌起无限豪情。乐府诗祝福老人长寿会说“寿比南山石”。人们还喜欢用石头来形容坚毅的性格，比如“安如磐石”。

就在臆想之间，车已经停在了坪田村。茂密的红玉石、金黄的油菜花田、绿油油的菜园，青瓦白墙的房子，与大多数南方乡村的春天形态别无二致。

我们一行人被领进了客家博物馆，一个戴眼镜、身着唐装的谢姓中年男子，也就是馆主，竟然在自我介绍时朗声读起墙上展示的《桃花源记》来。他显然有着丰富的讲解经验，此番准备又十分充足，圆润的脸颊在喉头的带动下发出轻微的震颤，完全陶醉在文字铺陈的意象中。

原来，这篇中学语文课本中脍炙人口的名作只是个铺垫，接下来才是他要切入的正题：“公元405年，陶公辞去彭泽县令后，一直隐居在浔阳柴桑，也就是九江市西南部，修河流域的下游地区。修河发源于铜鼓，流经修水、武宁，至永修的吴城镇入鄱阳湖。陶渊明年谱记载‘公元408年，浔阳旧宅遇火，烧毁殆尽，举家寄栖舟中一年余’。火灾过后，陶公几乎一贫如洗，船是他仅存的家当。这期间耕作、捕鱼积累资金重建家园，可以说有原因、有目的、有条件，到鄱阳湖与修河流域捕鱼，因而他误入的就是修河发源地铜鼓。”

评论界几乎一致认为，《桃花源记》虽然采用了文体省净、语出自然的写实手法，但其实是通过构建桃花源这样一个安宁、祥和、自由的“乌托邦”，来表达自己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可是在民间，关于“桃花源”的猜想从未停止。仅在南方，就有三处和文中描述的场景极其相符：离陶渊明的家乡不远处，有一座全长约15华里的康王谷，又称“桃花源”；湖南省常德市有桃源县；重庆酉阳城郊的一座石灰岩溶洞叫“桃花源”……陶渊明大概没有想到，他的散文会以这样一种形式和今人产生神奇的互动。然而在这样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里，并没有人想求本溯源。

天井投射下春光和竹影，青苔从青石板间的缝隙里探出了头，代表铜鼓客家民俗文化的瓷器、家具、农具分门别类摆放在各个展厅，大部分物件的年代属性是明代、清代和民国。与之朝夕相伴的，是村庄变幻的四季和收藏它们的人。

馆主和妻子曾经在外闯荡了20余年。他的骨子里刻写着铜鼓的乡村基因，让他无时无刻不被巨大的乡愁攫住，更何况，他自学过中文专业，对国学、历史和客家文化又有着一定程度的研究。那些具有年代感的小玩意儿，让他一见到心中就变得柔软起来，忍不住拿在手里细细摩挲，舍不得放下，并且想要让更多的人也能看见。他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奔走，不会理会别人的冷嘲热讽，也不计算收支是否平衡，只要一得到哪里有新房子拆迁的消息，就背着包走向那里。当收藏的物件数以万计的时候，他整日沉浸在整理和归类的繁琐工作当中，心中却感到无比踏实。因为，他已经和他的精神偶像陶渊明一样，回归于自己构建的天地万物的诗意“桃花源”中去了。

有意思的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在不断推进，江西又是打工大省，铜鼓地处山区且交通曾经极为不便，直到近些年才得以改善，但劳动力输出比率却很低。也许守望望着绿水青山和田园，让铜鼓人感到发自内心的安定和满足。

说起来，我的家乡遂川与铜鼓不无相似之处，甚至有一些奇妙的呼应。铜鼓以88.04%的森林覆盖率居全省之首，而遂川也是山区县，千年鸟道、南风面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五斗江国家湿地公园等绿色名片尤为夺目；遂川的一处省级4A级景区桃源梯田，所在的村就叫桃源村；流经遂川的赣江，和铜鼓县境内的修河，在永修吴城镇望湖亭下交汇，奔涌着流入鄱阳湖。两个原本相距甚远地域的殊途同归，让我产生了心理上的亲近感。

可是返程的时间已经近了，我还没来得及在铜鼓用脚步丈量一座山，或是认真地与一棵枝繁叶茂的树攀谈。我只能再一次回到酒店，沐浴在汤里温泉的暮色中。如果陶公真的来过，那我何其幸运，在不同的时空里也成了铜鼓的过客。

家园厚土

打猪草

□ 何智勇

我打过五六年猪草。

小时候，村里家家户都有猪栏，栏里都有一两头猪。我们村是大村，有完整的小学：一到五年级都有。放学后一溜烟就到了家。因为年纪小，干不了其他重活，到生产队劳动，也不会给工分。所以，打猪草的任务就自然而然落在我们这些娃娃肩上。那会儿不像现在，课后不需要忙于参加各种兴趣班，除了语文每两周写一篇小作文，数学作业课堂上完成，老师就几乎没有布置过啥课外作业。而我们的老师大多数是民办老师，上完课也要急匆匆赶回家下地干农活。

打猪草，总是令人开心愉悦。每天下午放学后，把书包一扔，提着篮子，三五成群立马奔赴希望的田野。冬春打猪草以野菜为主，要用专业的铁钩才能拔出。此外，田野里、田埂上、旱地里的车前草、笔管草、辣椒草、剪刀草、马齿苋、锯锯草、猪婆藤、四叶草等等，都是我们要寻觅的“宝物”。偶尔因一时贪玩、追逐打闹，竟然忘了自己的“主业”，天黑了，篮子里才一点点草，心里便发怵，怕回家交不了账，就与小伙伴们合计，“偷”几棵白菜、青菜、油菜等塞到篮子底下充数。次日一大早，母亲杀猪草时发现猫腻，少不了一顿数落甚至挨揍。

养猪，主要是为了卖钱贴补家用，卖猪所得是那时一个农村家庭主要的现金来源。生猪养大了，有孩子们的一份功劳。年关杀猪，是大人小孩最开心的时光。这时可以美美吃上一顿猪肉打打牙祭，至少猪血管够；家里还会把猪头、猪尾、猪肚等腌制起来，父母还会腌上一两刀上好的五花肉，挂在柴火灶上熏，用于过年和平时招待客人，其余的通通换成人民币。那是一年中父老乡亲们捧现金最多、笑得最灿烂的时候。临近年关，手里有几个现钱花，也为家人添置几件新衣。过完年，再购买一两头乳猪进栏，所剩余钱就寥寥无几了。如此周而复始。

怡情诗笺

桃花打哑谜 (一组)

□ 周 毅

南山的春天

山中辗转着陡峭的光斑
轻纱下山脊隐约的弧线之美
昨夜宿醉，吐息间酒精已完成了
一次春天的自然，木姜子的嫩黄缀满南山
岩壁下的一棵罗汉松，选择孤独终老
它的褶皱里，收集了多年的惊雷
开着白色碎花的野草，是三十多年前
小背篓里的雀舌草，多么微小的雀舌！
发出一阵嘹亮尖锐的唳哨
在春天，我是个欢喜得几近破碎的人
从今往后，我只饮用美景
凡是美的皆可入杯一饮
江上的渔船，缓缓驶离岸边
徒剩我一人立在半山，举着空樽
满眼深春，欲走还留兀自意难平

金色漩涡

白色和烤蓝，分割着三月的天空
迷狂金黄的油菜花，是春天的自然遗产
从那长长田埂上燃烧时
她们的颜色未免过于金黄
她们的热切，令人炫目而无望
一块块错落码放的松糕，放入空盘中
端了过来——
每一朵香气里都有蜜蜂栖居，逗弄并啜饮
春天里的第一滴蜜汁
从没有丝毫疲倦的田野撒离
我的灵魂里升起一种别样的
街尾蛇般的漩涡

鸭跖草

琥珀色的鸣叫，一声声圆润的破残
从早晨绿色的树梢，跌落
听见和经过它时，感到一种莫名的快乐
——浆果的色彩
经过田野时庄稼的光焰
高踞于群蜂的凝视与瞻望

阳光荡开地的衣襟
让村庄属于始居者的后代
让她满脸皱纹的母亲
归于青蓝，开鸭跖草深蓝色小花
隐隐有一种欢喜

桃花打哑谜

谷舍前的桃花打着哑谜
雨水弹落竹林中的，簌簌声——
灰树鹊和画眉，也加入了清唱
自由落体的雨滴，明亮扑闪于眼前

浓雾裹着鹅黄与墨绿杂糅的山体
风往上吹一尺
隐约就能看到白色的雾凇，铺列而来
我站在铜锣谷舍的屋檐下，听雨

一切都变得缓慢而从容
一对猫夫妇，蜷缩在屋内的蒲团上瞌睡
举目四野，迷蒙中仿佛传来
草莺的两只细腿，探入沼泽地的声音